

江南冬夜

■ 申功晶

小时候,我所住的苏式民宅,二楼裙板、木格老窗裂有缝隙,一到冬夜,即便门窗关紧,仍会漏风,江南不似北方,有壁炉、暖炕,在屋内待久了,寒意入髓,冷得出奇。

白居易说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苏州人冬天喝的酒,唤作“冬酿酒”,色呈淡淡金黄,酒中掺入桂花、栀子花,入口温婉顺滑,甜甜糯糯,带着淡淡酒香,一杯落肚,微微醺、刚刚好。桂花冬酿酒,只苏州一家,别无分号。

小酌,自然是少不了佐酒之物,一包卤汁豆腐干、一碟五香花生米,豆干、花生佐酒,那是“一代怪杰”金圣叹心得“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,有火腿味”。

我卧室的窗前有一片小竹林,冬夜飞雪,将窗一关,拉上帘子,侧耳凝听,时而雪洒竹林,淅沥萧萧,忽而又回交杂,咔嚓折竹一声,令人寒意增冷。明代文人高濂在《山窗听雪敲竹》中说“飞雪有声,唯在竹间最雅”,竹间清音,缘何大雅?我想,应是雅在澄明、冰洁、纯粹、脱俗……

我写完作业,坐在窗前,取出一本扉页泛黄的古籍,饶有兴致地哗啦翻着,有些书,只有在这应景的雪夜读,方能品出个中滋味,比如,《水浒传》中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”林冲去市井沽酒那一章节,“(林冲)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,那雪下得紧”。此刻屋外西北风凄厉呼啸而过,伴着窗外鹅毛大雪簌簌而落,仿佛身临其境,在雪的烘托下,纸上的文字越发富有灵性,店小二“切一盘熟牛肉,烫一壶热酒”端上桌给林冲,读来更令人口舌噙香,恨不得立马切一盘牛肉,温一壶酒来解解馋。读到“(林冲)在天王殿破庙里把



冬季夜晚的浙江绍兴老街河沿。

视觉中国

上盖白布衫脱将下来,早有五分湿了,和毡笠放在供桌上。把被扯来盖了半截下身,却把葫芦冷酒提来,慢慢地吃,就将怀中牛肉下酒”,似乎也浑身湿漉漉地跟随林教头走进山神庙就着冷酒吃牛肉。无怪乎古人发出“雪夜闭门读禁书,不亦快哉”的肺腑之叹。

我不肯早早洗漱上床,钻进热烘烘的被窝,宁愿坐在冰冷的板凳上,只因在等夜班未归的父亲,雪渐下渐停,地上的雪已积了厚厚的一层,此刻,万籁俱寂,我的耳力也因此格外敏锐。忽然,小巷拐角处,传来一阵熟悉的丁零零,片刻过后,老宅大门被“吱呀”一声推开,我从凳子上一跃而起,顾不得屋外正下大雪,打开窗户,兴奋地冲楼下欢呼:“爸爸!爸爸!”

父亲成了一个雪人,他周身都是雪花,连眉毛、胡须上都沾满了雪,活像一个圣诞老人,他在屋门口拍打了一阵,方才进屋。

我央求道:“爸爸,这雪天滑得很,你不要加班了,好不好?父亲挣的钱要供一家人的开支,他面色有些为难。

我说:“我不上学了,明天,我就去打工,帮你一起挣钱!父亲说:“你现在好好读书,以后,可以选择上不上夜班。”

我眨着眼睛:“等我长大,工作赚了大钱,你是不是可以不用上班了?父亲捏了捏我的鼻子:“好,我等着享我闺女的清福!”

天蒙蒙亮,在一座城市里,头一个起床的是环卫站的扫街人。彼时,天寒地冻,大伙儿在炕上各做各的梦。扫街

人执着笤帚扫落叶,扫一片,落一片,手指出冻成胡萝卜,呼一口热气,接着扫,扫得路面上飒飒作响,可落叶旋扫旋生,似乎永远也扫不干净。小时候,最喜欢踩在落叶上,发出嘎吱嘎吱声响,那是大自然回馈给人类的天籁。

一个冬夜,我写完试卷,刚躺下,迷迷糊糊之际,突然,外面一声凄厉尖叫:“捉贼啊!”紧接着,小巷里传来你追我赶的脚步声,呐喊声……听得人心惊肉跳。我掀开被窝,披上外套,抄起床边铁棍,守在房门口。老宅的院墙,原是高耸的封火墙,后来它被72家房客瓜分,占据,他们嫌墙太高,夏天挡住二楼的风,于是,齐心协力将墙拆掉一半,高墙变作矮墙,殊不知,从此埋下安全隐患,身手矫健之人,只要搭一把门口柱子,便可一跃而入,祖父在世时,床头搁着一根铁棍,它是专门为收拾梁上君子准备的。父亲经常夜归,大院里只剩下母亲和我,我把祖父留下的铁棍放在床畔,以备不时之需。后来,老宅拆迁,我搬进了“固若金汤”的楼房,再也没了“夜喊捉贼”的惊魂一刻,防身铁棍才当废铁卖了。

又一个冬夜,屋里温暖如春,父亲早已不上夜班,我再也不用内心焦灼地等待那个“风雪夜归人”,夜色吞噬了大地,我拉上窗帘,在书架上取出一本书,掸去扉页上的灰尘,哗啦啦的翻书声响点缀着冬夜的静谧,似乎少了些什么?对了,近些年,全球变暖,江南无雪,即使有雪,屋外亦无竹,自是少了那份听雪敲竹之趣。



南京灵谷寺林中,萤火虫飞舞。

视觉中国

■ 王力

在萧瑟风物里登上钟山,犹如置身一幅遒劲苍黄的历史卷轴之中。暂且抛开人头攒动的中山陵,在音乐台的悠悠轻音里,展翅高飞的白鸽指引我来到山林深处,站立在那座明代古刹前。

我没有沿着幽深山门登阶而入,径直朝着另一个方向而去。在玄龟驮负的石碑上,“灵谷深松”四字赫然入目,犹如先古圣贤迈过长河来到眼前,渊渟岳峙。与钟山的多处胜景不同,此处乃是深景。身后,声声人语鱼贯入山门。深景需要去寻觅,去发现,或者说偶遇,就像它旁边定坐的禅宗。

不知是否为西风所摧,山林间鸟鸣虫声皆陷入寂静,身后广袤天地好似在一刹那间合拢。想是深景之故,如若没有“静”字,“深”字自然也就立不住。来前分明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带着刀锋般的锐利,“冷”字前所未有的强烈又沉重,竟给人切肤般的痛觉。原先那些鼎沸热烈的自然之音,只怕是在一瞬间被西风所伤,逐渐归于阒然。我不禁质疑为何选在此时节步入钟山,此时又越发觉得,倘若不是此时节,自己与钟山仍是过客罢了。

旁边山门之内,有人撞响了晨钟,仅仅一声便重归岑寂。或许是一段隐秘往事不小心露出端倪,而这一声钟鸣更加显现出此处的深景之深,脚下的路也一直前去了。

此处有深松,可遍寻地面上曾见

一只松球,起先以为被寺里僧人清扫,仰首望向那片浓荫,竟未有一棵松树。玄龟背影已消失在夕照里,深松之深,深景之深,皆大大出乎想象。

或许还会有人接着敲响寺内晨钟,他们深恐祈福之语不为神明所闻,所以不惜再次撞响那沉重的钟。

彼时,它只有一种职责,那就是告诉人们一天过去了,一年过去了,又有大把时间已随山风而飘逝。不知那时的人们撞响晨钟时,内心是否会随着金属的震动而颤动不已。此情此景,就连时间也在身后静止了。

深景深处,只觉脚下石路越发清晰。为何清晰?因为更加崎岖,更加硌脚,我仿佛踩在历史的脊背上,那种厚实感生生硌痛了我的脚。脚步一如目光的急切,急切想目睹到一缕青针正闪烁着冷峻。我清晰听见双脚踩在青石上发出声响,将脚步放缓,声音依然清晰可闻。唯有一切声音彻底消失,深松才会在眼前出现。奈何时光早已静止,把一切包裹其中。在它的理念里,天地便是混沌,不分彼此。因此禅需要找寻,万物皆是这般。

因而,我向着那团幽深的混沌迈出坚实的脚步!用脚步才能破解谜团,脚即是心,脚步迅疾了心灵肯定急切,内心明晰了方向,脚步自然坚定向前。随着青石松动,历史在脚下发出低语,仿佛不停告知我深松何在。

我站在一处岔路前,朝上方望了一眼便知路在何处。我向前走了几步就停住了,天地已归于寂静,远处残阳

刻间安静下来。松正在低语,灵谷深寺的袅袅禅音,钟山风雨的激荡雄浑,还有金陵古城的时光洗礼,都在深山中回荡不息。这座城市也彻底向我敞开了心怀。

深松之深,正如这座城市历史之幽深。光阴沉默不语,寺里青铜表面滋生出点点霉斑,诉说着它的厚实与流变。它们世世代代生长在钟山,想必早已秉持这座长江边雄梁的岿然气节,即便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依旧牢牢守护着这方人间净土。深松发出了庄严的呐喊,如钟声撞在我的心上,堆砌起无限崇高之敬意。

我猛然间想起尚未去灵谷山门拜谒,奈何天色已晚,山门即将关闭。夕照正隐没在山林间,所幸眼前尚有一缕久久不散,像是一种指引。此时应是距离禅最近的时刻。索性继续前去。

在深松掩映间,有宝塔高耸,像极一道拔地而起的佛堂之光。等我来到这英姿勃发的身躯前,脚下幽径已抵达尽头。走得近些,便知此塔为“志公塔”,那么刚才一路寻来之地又有什么样的名字呢?有幸听旁人介绍,那里名曰“松风谷”,那里依旧幽深一片,心里的混沌霎时间解开了。

夜色已降临,眼前却未曾陷入漆黑。“松风”二字应是从古至今点亮此处的图标。

我更愿相信,此片深景从不曾改变。一如它所在的钟山,历经千年风雨洗礼依旧岿然如鼎。钟山在低吟,也在呐喊着,伴随着灵谷禅院的灯焰长明发出满目苍黄之音。

霜打油冬赛羊肉

■ 朱华贤

曾经读到过一首小诗,忘记了作者,诗的题目是《霜》,诗句大致是——阳光下/你软融融/一滴滴可怜的泪珠

谁料到/黎明前/你曾蹂躏过无数

花草

在诗里,霜,无疑是一个残忍、卑鄙而又可恶的反面形象。但是,在现实世界中,霜并非如此。钱塘江两岸的农人们,农历十月一到,就开始盼望着来一场碎银般的浓霜。因为它对农作物的帮助,大到别无替代。就以最常见、最大众,也是最不可缺的青菜为例,这里的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:霜打的青菜赛羊肉。意思是,只有打过霜的青菜才够味。打过霜的与没打过霜的青菜,在口感、风味和营养价值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区别。没有打过霜的青菜吃起来硬、糙、涩,叶子还容易破碎,人们不大喜欢;一旦经过霜的“蹂躏”,其口味就完全不一样了,变成柔软、细腻、甘甜,买的人一下子多了。

我们钱塘江一带下霜,一般要比黄河流域迟一个月左右,通常在农历的十月中旬才出现,而且下霜的天数似乎也越来越稀罕。随着北方冷空气一次次南下,气温一波一波地往下跌,慢慢地跌到三四摄氏度,终于摧枯拉朽般地来了一股强冷空气,一夜之间跌到冰点,甚至冰点以下。田野里的各种农作物上,比如青菜、萝卜秧、麦苗等上面,就都覆盖上了一层白雪皑皑似的霜花。尽管这霜花经不住阳光几个钟头的抚摸,可对许多农作物而言,却会发生极大的品质上的变化。不要说甘蔗变得更甜更鲜了,就像番薯、萝卜、芋艿等埋在地下的块茎类作物,其味道也都明显地变好了,而青菜则是变化最显著的一种。

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,我也从小生活在农村。自然,我们种过包括青菜在内的多种蔬菜。霜打青菜,能使青菜之类的口味变得鲜嫩可口,这个道理,人人皆知。但是,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变?能说出其中奥秘的人并不多。为此,我曾问过一位农



11月26日,江苏盐城秦南镇北蒋街道,蔬菜地里覆盖一层白霜。霜打青菜软糯可口,又甜又好吃。

■ 周云龙

从苏中小城的婚宴或寿宴现场出来,耳畔一直在嗡嗡作响。

如今的喜宴,越来越“隆重”了。

舞台炫目,节目纷呈,抽奖互动,俨然一台小型晚会。可这份隆重,总裹挟着不由分说的音量——音响一开,

低音便得胸口发闷,高音刺得耳内发鸣。

台上主持人声嘶力竭,台下宾客却困在各自的孤岛上:必须附耳交谈,

甚至借助唇语才能勉强听出大意。

满场的声响,在这里成了一

个隐形的“暴君”,它统治着整个空间,将好好的聊天逼成“暗号接头”。

“能不能小点声?”问左右

邻居,他们的回答是:“不大声,不热闹!”“习惯了,都这样。”

“分贝的高低,差不多成了衡量喜庆氛围的唯一尺度。

某种意义上,可能是迎合那些年长者的诉求,他们听力业已衰退,

对喜庆的定义就是:声浪滚

滚,才算红红火火。

有点惭愧。我平时是那

种“先声夺人”“语惊四座”的大嗓门:

在办公室说话,整栋

楼的走廊都有回响。直到小

城的喜宴上,连我自带音量

刺耳的刺耳,刺耳的刺耳

写照——不大声喊话,声音便会被旷野吞噬,久而久之,大嗓门成了生存的基本技能。

在管理更为精细的公共空间里,“互不打扰”的克制已成为常态。步入博物馆、艺术馆或园林,曾经的人声鼎沸已悄然退场。人们或戴着耳机聆听解说,或跟随配有无线导览的领队慢

慢步。静默讲解模式,声音如窃窃私语,只流入听者一人耳中。没有声浪的驱赶,目光得以从容停驻于器物的细纹,心神得以全然浸入景深的诗意。这份安静,是一种彼此舒展、相互成全的文明风景。

“绚烂之极,归于平淡。”

社会文明的高级样态,往往呈现在对旁人的体贴之中。小城喜宴的喧腾,并无恶意,多是习惯使然的定式——将“大声嚷嚷”等同于“热闹”,将“声震全场”误解为“隆重”。

其实,真正的喜庆,不该是音响功率的竞赛,而应是祝福与欢愉的顺畅流动;真正的文明,也绝非追求万籁俱寂,而是让每种声音和谐相生,各得其所。

当商业化与程式化的欢庆将鲜活的呐喊异化为噪音的轰炸,声音的层次便消失了,人也失去了选择安静的权利。

小城的喜宴,喧哗与安静之间,应该留出一段呼吸的距离。不妨给音量一个温和的限度,让音乐只作背景;致辞可用定向音响,使祝福清晰却非霸道;再留几段“安静时间”,看看新人的故事,品品菜肴的来历。有动有静,有张有弛,如一首乐曲有起伏,才是欢庆本真的样子。

今天,我们应在传承与演进间寻得平衡,学会驾驭自己的声音,主动“降噪”。文明的底色不是用喧嚣“撑场子”,实在的欢庆,何须借音量“造声势”?

投稿邮箱:changsanjiao201811@163.com

灵谷听松

悲壮,飞鸟划过大块的血红,时光的页册正在合拢。

突然之间好似有一笔丹青轻轻描绘,那一